古今談 范舉

偷取中國茶葉的間諜活動

茶葉是中國人發明的。這種商品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貿易財富。

鴉片戰爭前，全世界90%的茶葉產自中國。而在西方，茶葉十分珍稀，唯有貴族專享。據說嫁給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凱薩琳，婚禮上用中國的紅茶取代紅酒。

漸漸地英國貴族開始鍾愛紅茶，只好花白花花的銀子從中國進口，英國流失了不少白銀。英國決定開始盜取中國茶葉的秘密，印度在1834年開始試種茶，1839年印度紅茶在倫敦上市。英國東印度公司曾指派植物學家羅伯特·福瓊於1848年第二次到武夷山，他竊取正山小種的製作技術，帶着茶苗、茶種及8名製茶工人到了印度，使印度茶葉種植業得到空前的發展。

東印度公司派出了傳教士羅伯特·福瓊「潛伏」中國充當間諜，過程相當複雜和隱蔽。受東印度公司的派遣，福瓊於1848年6月20日從南安普敦出發前往香港。但這時他還不知道自己的使命究竟是什麼。後來歷史學家從保存在英國圖書館裡的東印度公司資料中發現了一份命令，才解開英國間諜之謎。命令是英國駐印度總督達爾豪西侯爵1848年7月3日根據植物學家詹姆森（他負責在喜馬拉雅山的一個支脈試驗種植茶葉）的建議發給福瓊的。該命令說：「你必須從中國盛產茶葉的地區挑選出最好的茶樹和茶樹種子，然後由你負責將茶樹和茶樹種子從中國運送到加爾各答，再從加爾各答運到喜馬拉雅山。你還必須盡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經驗的種茶人和茶葉加工者，沒有他們，我們將無法發展在喜馬拉雅山的茶葉生產。」福瓊毫不猶豫地充當起了間諜角色（他預計完成這一任務需要24個月時間），這既出於冒險的愛好，也是基於利益的誘惑：英國付給他的報酬是每年550英鎊。

最初英國人以為，紅茶和綠茶是兩種植物，福瓊到了中國之後，明查暗訪，才知道紅茶和綠茶都來自同一種植物，不過發酵的方法不同而已。福瓊抵達了上海，化裝成中國人，並且戴上了假的辮子，聘請了兩個中國僕人。在武夷山的一間茶作坊，他和僕人告訴坊主，說自己是來自中國東北的茶葉商人，苦苦請求，終於跟在坊主身後見識了茶園。隨後，他又從當地人那裡學習了茶葉的發酵方法。可是福瓊不久後發現，以他偷學的技藝，還是生產不出高質的紅茶。他再次回到武夷山，招聘了8名製茶工人，還帶走了7萬粒茶樹發芽種子。這些茶最終落戶到了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阿薩姆和大吉嶺，隨後又流入錫蘭等地。

從此，印度橫空出世，取代中國成為紅茶「第一國」。此外，根據福瓊的旅行筆記，他還從中國各地搜羅了牡丹、山茶、杜鵑等植物，給歐洲人的「後花園」「偷」來許多春色。

英國人清楚地知道，印度南部熱帶的地方，很難種植高級的中國茶葉。必須在喜馬拉雅山的南面的山坡上，海拔一千五百公尺，雲霧繚繞的地方，才可以種植到高級的中國茶葉。印度這個地方，叫做藏南地區，當時滿清政府衰弱，鞭長莫及，管不到這裡，但傳統上是中國的領土。英國人立即出了鬼主意，制定了麥克馬洪線，劃入印度版圖。英國人既偷竊了中國的茶葉，還偷竊了中國的領土。

尋夢園 昂膛山人

日漸消減的農村特色

本山人是香港居民，童年時曾在坑口區的農村生活了一段時期。跟隨村中兄弟在山間放牛，在禾田旁的小溪游泳捉小魚等，所以對香港的農村生活，也算是曾有親身的體驗。

後來，更開始研究族譜和有關文件，其間發現這些文獻均相當注重「薪火」，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其實，大約在一百年之前，火柴和打火機等在農村並不普及，一般農村均非常注重在「祠堂」中，小心地保留了一點火種：例如油燈，即是放在一碟生油中燃燒，永遠保持這一點的「燈火」，甚至在整盤油燈之外，再謹慎地以一具大型的玻璃器皿，小心地保護這一點「燈火」，以便其他村民前來借火或取火。

假如那點燈火突然熄滅，唯一辦法是以兩塊火石互相敲擊，發出火花，便馬上以那些易燃紙張，捲成圓筒形，讓火花把紙張燃點成火；或當那紙卷之端已燒紅時，再用口急吹之而生火，否則便要遠道去鄰村借火了。

目前，使用電力已非常普及，只要一按電掣，不但有光，更可以煮食，又可以歎冷氣，當然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時代的進步，但大約在八十多年前，一點火是這麼難求的，這一丁點兒歷史，希望時下青少年，千萬不可當之為笑話。

今天各位所能看見的村屋，幾乎百分之九十均已採用了西班牙別墅式的設計樓高三層，但八十多年前的村屋，除了是大富大貴人家之外，如沙田的曾大屋，原來只是一家人居住的，目前「丁屋」面積只限七百平方呎之內，是港英時代的「傑作」。過去的村屋沒有高度和面積的限制。當然，大部分村民的經濟能力也不會太好，所以，八十多年前的村屋，不但一般面積比較小，大部分村屋與屋前後之間的距離，即巷口的闊度也只是三呎左右。原來這是故意如此的，甚至一村之前的第一排村屋，也會在屋前三呎左右加建一堵石牆，目的是防止強盜可以合數人之力，用一條粗木將屋門撞開而進屋搶劫，所以，村民將村屋建在一條三呎闊的窄巷中，賊人便無技可施了。村民又把窗口收窄，其闊度不能容許一個成年人穿過，目的是怕賊人毀窗而入屋。有些村屋也會在大門之上加開一個小窗口，如此一來，賊人在打開門時，村民可將滾水淋下，令賊人燙傷而離去。

心窗常開 潘金英

豬的文學

四月讀書天，豬年來讀本豬的文學經典吧！

我在讀書會上，以前和青少年讀過《綴網勞蛛》，講豬大義救好友，今日這本《動物農莊》，卻講豬出賣朋友！

喬治·歐威爾所著的《動物農莊》，講述關於一群住在曼納農莊的動物，牠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食物、產品，都被人們奪取了。在動物農莊中，豬可以流利地說英語，是最聰明的動物；因動物們厭倦了暴君主人瓊斯先生，於是動物們想造反，推翻人類的欺壓統治；聰明的豬，憑着智慧做了動物們的領導。

豬群有能力指揮動物和人類對抗，最終革命成功，把暴君主人瓊斯先生踢走了，開始建立自己的制度。動物農莊首任領導老少校很善良，他知道動物應該平等地生活；因此訂定「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之戒律，未來新生活應是更美好幸福，工作更少、食物更多和教育更好。

但過了一段短時間，一頭名叫拿破崙的豬，宣佈統治農莊後，動物們愉快的生活再不同當初了！拿破崙非常專權，忌才兼自私，他驅趕兄弟雪球（一頭造福群眾的豬），打破了舊戒律，廢除了當初的盟約，違反規則，制定新法律，迫使所有動物（除了豬）每天都瘋狂地工作。他說：「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一些動物比其它動物更加平等。」拿破崙的權力愈來愈大，他將較好的蘋果與牛奶，統統留給自己食用，及利益輸送給下屬的豬群，不分給其它辛苦工作的動物。牠甚至搬進農場住宅居住，睡在人類的床上；豬群身穿人類的衣衫，直立行走、手持鞭子，愈來愈似人類了，竟然支使農場內的其它動物，捱更抵夜工作，過着饑荒和困倦的生活。拿破崙還舉辦晚宴，會上豬群竟和當地的農場人們相互慶祝他們剛建立的盟友關係！我請青少年思考：拿破崙隨着他獲取更大的權力而變得怎麼樣？為什麼動物們怨聲載道？他以強權對其它動物做些什麼？究竟幾局是怎樣發生的？這故事藉着動物諷刺什麼重要的警覺訊息呢？

拿破崙因貪心腐敗而有歪行，更以「正義」之名濫用職權，用不法手段對付異己，做出可怕壞事，錯以為強權可壓制一切，殊不知名聲已損，同時成為動物們心中極欲驅逐的歹敵，最終必無好下場。希望同學深入閱讀這書後，認識到強權壓制下，只會眾叛親離；宜深思引以為戒，以免歷史重演。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從《淪落人》看互相尊重

看電影《淪落人》令我百感交集，劇情反映現實，許多人明明需要傭人的照顧或協助，卻為「主僕」這自訂的階級觀念給畫上不平等的符號。

以我名義請來的外傭雖認認真真地工作，親人中卻常有不同的批評和不合理或似是而非的責備，風波不斷，我心常暗叫：「她也是人啊，離鄉別井來給我們幫忙，何不視她如家人？」「她是外鄉人不了解中國人的習慣和生活方式，何不好好解釋？」更曾發生拍枱罵我：「妳偏幫外人！」認識的朋友中，更有因為家人互相的不信任而遷怒外傭，連累對方丟了工作，賠了介紹費。

我們家中年老的、患病的親人需要照顧，子孫做不了的或不願意去做，靠外傭幫忙，理應心存感激才是，還要扮高高在上、視打工的為下人？我遇過的上司都尊重我，為何我們要去鄙視人家？香港多少家庭不是靠外傭的照顧才可以舒適過活，孩子可以安全成長，僱主可以安心在職場拚搏？正如《淪落人》所強調的，人與人之間必須要互相信任、尊重和關愛。

人好奇怪，每個人心中都莫名地有份自卑心，老人、病人、窮人、並非大富大貴的有錢人，非聲名顯赫的富人、自感不及人的成功人士等等，一如電影中坐輪椅的男主角，既自卑有時要耍自尊。其實愈要凸顯自尊，便愈是因為自卑。只有以愛心對人，尊重別人時，自我內心才會尊重自己，獲得應有的安全感。

喜歡這部電影是它所帶出的訊息，住公屋半身癱瘓的男主角最終明白應該對一起生活全力照顧自己的菲傭信任，心存感恩，不光是只接受照料，也付出關心和諒解。有人看罷電影後說：「世上哪有這麼好的僱主？」我想是否做好人，願意有多好，全看個人自己罷。這電影就是想大家反省人際關係。

■電影《淪落人》強調人與人間的互相尊重最重要。 作者提供

解讀「人類命運共同體」

付秀宏

2018年12月，「命運共同體」被《咬文嚼字》雜誌公佈為2018年十大流行語之首。2012年，「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詞語被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最早出現在黨的十八大上，後多用於中國外交政策闡述。翻覽習近平講話文章，「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曾被頻繁引用達十幾次之多；「天下為公」應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淵源所在，因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從當今現實意義上講，其主旨就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在十九大報告結束語中，中國共產黨又一次強調「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問世於戰國末年或秦漢之際，它出現在由儒家學者孔子之名進行的問答中，載於儒家經典《禮記》中的《禮運》篇。「大道」即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或真理，其意為在大道施行時——天下就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天下，描述了大同世界的社會景象和追求憧憬，孫中山曾以弘揚「天下為公」為己任，致力於「除去人民的那些憂愁，替人民謀幸福」。

黨的十八大及其後，習近平在國內外不同場合多次引用「天下為公」，並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理念與中國國際責任融合在一起，創造性地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其中，有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自信，更有以人民為中心的天下順治與和靜的倡議。習近平所講的「天下」，與前人理解有很大不同。古中國的「天下觀」指的是「普天之下」，主張「天下一家，中國居中」；今日之「天下」是指全世界人民，而中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員；「大道」則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公平正義」等價值，包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體現了習近平廣闊的世界觀和大胸懷。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站立在中國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用「人類命運共同體」聚合世界人民的磅礴之力，具有廣闊的視野、深厚的底蘊和強大的前進定力。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強國，全世界人民對中華民族已刮目相看。這賦予中國對世界文明更大的責任，因而可以開啟更多文明的對話。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立，可以讓世界上更多人群具有交流、對話和發展的機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其實是以整個人類為優先的文明，力求全球一體之仁，相互浸潤，相互推動，在傳承中不斷創新。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着整個人類對價值理想的憧憬和追求，中華民族把和平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義，致力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中國歌手馬仕健作詞、作曲並歌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大愛神曲不僅是和平之音，同時也是世界人民的期盼之曲。歌中寫道：「古老的東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這裡的人民勤勞善良生生不息，五千年的歷史書寫着人類傳奇。對美好生活嚮往始終期盼如一，這世界日新月異讓人日漸着迷，深深的祈禱不要有災難和分離。從今以後我們向世界大聲呼籲，這個世界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世界是一家你我他攜手在一起，命運共同體讓我們不再有距離，大家幫小家讓我們攜手去努力，為了人類命運世界需要共同體。」這首具有靈魂氣息的作品，印證了傳遞着和諧、友愛和發展的鏗鏘音律。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的精神價值世界，是真善美的藝術理想世界，它蘊含在世界各種文明思想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裡。協和萬邦，萬國咸寧；天地萬物保持和合、和諧，天下萬國大和、安寧。「講信修睦」是人際社會、國家國際間的關係總則，以誠信化解誤讀、誤判，以誠實建立互信、互鑒，反對戰爭與恐怖，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和睦相處為己任。普天下的人民，都是同胞兄弟，四海之內皆兄弟；天地萬物，遵從秩序，各得其所，都是人類親密的夥伴。各類人種之間，沒有尊卑、貴賤之分，用德行之舉建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運轉平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世界人民都認為戰爭、動亂、對抗，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破壞和損害。

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荀子說：「四海之內若一家，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假如四海之內是一家，不論地處邊遠還是切近，都使之安寧、快樂，這才是王道之治。「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久遠意義和共同價值，體現了時代創新、邏輯度越、人類願景、命運航向、話語自信和融突和合的前瞻性。

當今世界社會，各國家和地區彼此間存在着種種衝突、對抗、恐怖、動亂、戰爭，古今中外無數歷史事實證明：和則兩利，鬥則兩害；合則共贏，戰則共輸。家和萬事興，行和萬事通，國和萬事成，世和萬事和。家鬥則衰，行戾則害，國鬥則亡，世鬥則亂，這是普遍規律。要和平，就不要對抗、衝突、動亂、戰爭；要對話，就要協商、合作、共贏。

當今世界，非常像太極圖式的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須臾不離。一旦離開了，就會破壞這幅太極圖。當今世界也像人類的「人」字，一撇一捺，親密不分地擁抱在一起；若把「人」分離，就會出現災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最佳的天下應對之道，度越了冷戰、霸權、單邊、封閉、保守，施之以「和為貴」、「以他平他」、「己欲達而達人」、「交相利」的互利共贏思維。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人民的呼聲、全球各民族的訴求和人類共同的願望。它以「秉德無私、參天地兮」的人道、博愛、奉獻、大公精神，度越差異，凝聚價值，懷抱美德，參天配地，以共商、共建、共享把「一帶一路」建設深入進行，「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而執政者若一味篤行貿易保護、單邊孤立等，則會使國際關係緊張，同時令所涉人群煩躁、焦慮、憂鬱，從而產生精神危機、信仰迷惘。對比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美好的目標，能贏取全球人們信仰的價值境界，正所謂「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機場書店隨想

剛剛過去的4月23日是「世界讀書與版權日」，圍繞着這一天，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按例發佈了第16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總體數據平穩符合預期，基本表現為：各媒介綜合閱讀率微升0.5個百分點，但其中主要仰仗於數字化閱讀接觸率繼續上升3.2個百分點，當中又以手機為絕對主力媒介，而圖書、報紙、期刊這些傳統的紙製媒介均有所下降。這些數據也許可以推斷為，我們的整體閱讀人群在增長，是好事，但與此同時，「重閱讀」的人群卻在減少，這個「重」不是重視而是重量。這讓小狸想到了機場書店這個話題，在愈來愈「失重」的閱讀大環境下，機場書店實在是一個有趣而硬核的展現。

機場是個很特殊的環境，因為其涉及的群體往往多為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以中國為例，有調查顯示「機場階層」的畫像為：90.3%為大學以上學歷，79%為中高層技術、管理人員及企事業單位領導幹部；年收入20萬元以上的佔47.6%，家庭年收入30萬元以上的佔44.3%，屬於中高收入階層。這些人處於社會金字塔的頂端，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更是整個社會的表率和倡導者。也因此，觀察一個地方的機場書店，往往能窺到這裡人們的思想、生活方式和主流價值觀。而一個地方人們真正的「重閱讀」水平，可能更沒有能比機場書店硬核的體現了。

但有點尷尬的是，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的機場書店都處在被「成功學」統領的境況，熱門類別包括各大人物談管理、狼性叢林厚黑學教程、勵志傳記、拿起放下心靈雞湯以及指點女人怎麼才能「過得好」。當年《旅行家》雜誌做過調查，機場書店售出的書中，成功學佔比高達43.5%。更有甚者，機場書店還獨創了一道「電視機場大師」風景線，按梁文道的形容：「機場書店總有一台電視，電視裡一個人穿着紅色西裝，告訴你，你要怎樣運用孫子兵法去搞管理，用三十六計去搞對手。」渴求成功、焦慮、重實用、求快速、輕閱讀，是機場書店選書給人的最直觀印象，配合受眾畫像，閱讀調查結果合情合理。

令人欣慰的是，內地機場書店的情況正在慢慢改觀，雖然仍有一些機場書店裡還是馬爸爸當道，但也有一些書店開始走向豐富、多元、深度及有引導性的選書，而且事實上，隨着更年輕一代成長起來，早年那些雞血式的成功學也正逐漸被淘汰。有機場書店的店員就表示，與過去相比，優秀的童書繪本和藝術科普類書籍現在都賣得相當好。

當然，機場書店還是可以更好的。比如德國、法國、英國的大型機場書店裡，光報刊雜誌就可以達到200種以上，選書豐富不乏深度甚至是精裝、罕見的畫冊，書籍製作會考慮到配合旅行的輕便要求，二手書活動發達，配有靠譜的薦書經理……這些不是生硬的配置，而是全民閱讀水平到達一定程度後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

鐵凝說，閱讀是有重量的精神運動。讓機場階級從改善機場書店做起。

昨日紀 陶然

海外文學評論家陳瑞琳

2002年10月，在上海舉行的「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認識陳瑞琳，算起來很久了，稱得上是老朋友了。後來多次在會議上相遇，覺得她十分豪氣，有「女漢子」之稱。而且她是海外少有的文學評論家，更不用說的女文學評論家了。

在海外從事文學工作，尤其是華文文學工作，並非主流文字，其艱難可想而知；從事文學評論，就更加困難了。但她迎難而上，而且獲得不俗的成績，讓人佩服。如今她定居美國休斯敦，安居樂業了。回到從前，她大概也沒有想到竟然就這樣飛渡重洋，定居異國他鄉吧？

陳瑞琳出生在古城西安，說得更確切，是距西安70公里的一個生產飛機的小鎮，幼年時被送到渭河北邊的鄉下，外婆家裡，初嘗孤寂和人情冷暖。1977年，破格考入西北大學中文系，成為當年年紀最小的大學生。據她自述，「大學4年，愛上了現代文學。『五四』，是中國的啟蒙，也是我的啟蒙。」

別看她現在於華文文學圈風風火火，當初，她也是經歷過一段艱苦生活。為了給丈夫轉專業攢足學費，她找盡唐人街幾十家餐館，都沒能找到一份工作。只好自己包速凍餃子，拿到大學門口叫賣，可是，水餃還沒賣出，已經化作一團。只好謊稱生過孩子，去應徵家庭保姆工作，但由於沒有經驗，不到一個月，便被解僱了。一個偶然機會，她買到別人出讓的便宜車子，使得她得到一份到中餐館洗碗的工作。後來老闆調她做前台服務生，有一次，一個華人顧客留下一份中文報紙，促使她重新拿起筆來寫作。

跟她接觸，給我的印象是，她有北方人的率性，有時直言不諱，但真誠。記得2006年7月，我因在深圳時吃了街邊維族攤檔的烤羊肉串，飛到長春的次日，腸胃不適，坐在台階上發呆，她路過，見我表情痛苦。過了多年，她寫過一篇評論我作品的文章，不久前，她又寫一篇《「詩學」陶然》，又重提此事，可見印象深刻。

我佩服她關於美國華文文學的評論文章，在地的論述，自然比隔山打牛有一定的優勢，難得她分寸感掌握頗好，而且她也虛心，有一次在南昌開會，我私下對她的一點觀點提出自己的看法，當然也沒把握，只是聊天時，興之所致，胡亂說出，沒想到她會仔細傾聽，給我的感覺是虛懷若谷。

除了文學評論之外，她在散文創作方面也有不錯的表現，還出過幾本散文集。可是，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訪者問她，創作與評論，哪一個對你更重要？她回答：「創作雖然是我的至愛，但寫評論是我無法迴避的使命。」這也就是說，她寫評論，是有使命感促成的，並非單純是為了寫作。也許，看到海外需要更多的華文文學評論界健筆，她覺得應該挺身而出，也許她更認定自己更適合評論圈，也許根本也沒有也許，她就是生來就適合評論圈。

記得去年十月在首爾開會，會後一幫人去遊春川市的「金裕貞文學村」，在屋簷下我跟她聊天，那時，對面一大片生薑樹在微雨中搖曳，金裕貞小說中人物的腳步，若隱若現響起。我彷彿墮進那種迷茫的世界去了。